

山路弯弯背篓情

张红

背篓，是庄户人家离不了的伙计。上山砍柴，它驮回沉甸甸的柴捆；秋收时节，金灿灿的玉米棒子填满怀抱；春耕备肥，它又默默承载着送往田间的希望。家家户户的日子，都沉甸甸地压在这篾条编就的脊梁上。

我家那只老背篓，篾条早被磨得油亮光滑。它背过山风，背过烈日，背过四季的辛劳与收获。然而，最刻骨的记忆并非农事的重量，而是两段紧紧相依的生命旅程。父亲用它背起年幼的我，穿行于蜿蜒崎岖的山路；后来，也是它，稳稳伏在我背上，托起弥留之际的父亲。这背篓，何止是盛物的家什？分明是血脉相承的渡船，在生活的惊涛骇浪里，稳稳摆渡着两代人的依靠与担当。

1976年春天，我读小学二年级。四月的阳光暖融融的，放学路上，山道崎岖，我却脚步轻快。路边的岩石旁，土堆上那些小土窝让我眼睛一亮。我蹲下身，小心翼翼地用一根枯草秆轻轻搅动，嘴里念着童谣：“鹿鹿鹿鹿倒退，不开前门开后门……”果然，一种黄褐色、顶着触角的小虫倒退着爬出来，被我捉在手心玩耍。它们有的装死，草秆一碰，便惊慌逃窜，摇摇摆摆倒退着走路的样子，逗得我咯咯直笑。直到暮色四合，我才急匆匆赶回家，临进门时，悄悄把手心里的“鹿鹿”埋在厦房檐下的细土里，盼着它们安家。后来才知道，这被我们唤作“鹿鹿”的小虫，真名叫地牯牛，有剧毒。

捉虫的快乐没敢告诉父母。晚饭后，右脚踝突然刺痛、红肿起来，到后半夜，整只右脚踏得发亮，高高隆起，失了形状。

这突如其来的怪病让父母惊慌失措。天还没亮，一夜无眠的父亲在背篓里垫上麦草，铺上旧床单，小心地将我放进去。就这样，他背起我，踏上了从山里通往县城医院的漫长山路。约莫上午9点多，终于到了县城一家医院。

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医院。一位和蔼的老医生仔细给我做了检查，诊断是右足蜂窝组织炎，开了些消炎药和一瓶酒精。父亲又用背篓背起我，踏上了归途。

夕阳把父亲的背影长长地投在山路上。路边的马坡泉在暮霭中泛着银光，卸下背篓，父亲轻轻将我抱出来放在泉边，粗糙的大手递过母亲缝在布袋里的锅盔馍。我看见父亲额角渗出盐霜般的汗粒，湿透的蓝布衫下，背篓勒出的印迹深陷。临近家门，暮色四合的天空，已悄然升起一弯残月。

母亲日日叮嘱我吃药，用酒精一遍遍擦拭我肿胀的脚，一个多月过去了，那钻心的痛楚却像生了根，不见丝毫松动。父亲蹲在门槛边，沉默地抽完一袋水烟，一言不发地背起老背篓，脚步沉重地颠向板桥镇——那里住着老中医如意爷爷。

这已经是最后的希望。此前，父亲曾翻山越岭背着我去县的另一家医院。医生诊断是右跖骨骨髓炎，情况危急，甚至建议做截肢手术。母亲坚决不同意。绝望中，才辗转打听到这位如意爷爷。

老屋昏沉，弥漫着陈年草药苦涩的气息。如意爷爷面容和蔼，言语不多。他取出一只粗瓷碗，放在炭火上烧。碗壁由青白渐渐灼成骇人的暗红。屋内静极，唯有炭火的噼啪和我擂鼓般的心跳。突然，他钳起那烧得通红的瓷碗，猛地朝地上一摔。刺耳的碎裂声中，瓷片四溅，他迅速捡起一片边缘锋利的残

片，未及反应，那滚烫的瓷刀已抵上我鼓胀发亮的脚背。

“刺啦——”

一股撕裂皮肉的剧痛猛地炸开！灼热的瓷片毫不留情地切割，我的眼前阵阵发黑，喉咙里爆出不成调的嘶嚎。殷红的血水争先恐后地从翻开的皮肉中涌出，顺着脚背蜿蜒滴落，重重砸在下方铺好的白纱布上，洒开一朵朵迅速扩散、刺目的猩红！

在这撕心裂肺的痛楚中，我异常清晰地感觉到两只手在颤抖：一只老中医紧握瓷片的手，青筋暴起，每一次下刀都带着不忍的痉挛；另一只，是父亲那只布满厚茧、此刻死死捂在我嘴上的大手。他粗糙的掌心几乎令我窒息，可那掌心下的肌肉，连同他整个臂膀，都在剧烈地、无法抑制地抖动。紧接着，几滴滚烫的液体毫无预兆地洒落，重重打在我的鼻梁和脸颊上——那不是汗！是父亲那从不轻易示人的、滚烫的泪！那一刻，我懵懂地感受到了父爱的另一种滋味：不是温言软语，而是以近乎残忍的决绝，为儿子撕开一条生路。那捂在嘴上的手，那滴在脸上的泪，比任何言语都更沉重地刻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经过如意爷爷的治疗，奇迹出现了。我右脚的肿痛一天天消退下去。约莫一个月后，我终于又能稳稳地踩在久违的地面上行走。满怀劫后余生的欢喜，我回到了山坳里的小学校，重新融入了伙伴们久违的欢声笑语中。

时光飞逝。大学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县城医院，在救死扶伤的道路上一路前行。然而，毕业一年后，我辛勤劳作了一生的父亲，却如一片被风雨骤然击打的落叶，突然病倒了。我焦急万分，背着父亲，穿梭在医院的各个科室之间，陪着父亲做了所有医生能想到的检查项目，但结果是无情的，父亲患上了不治之症。

在一个多月的治疗期间，我们竭尽全力，但这努力如杯水车薪。父亲日益衰弱，在病痛折磨下痛苦不堪，坚决要求放弃治疗，母亲也盼着他能回家，在老屋中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。无奈之下，我向内科的老师讨教了居家护理的方案，将父亲送回大山深处的老家。

在父亲回家后的3个多月里，我无数次穿梭于医院与老屋之间。每一次回家，我都背负着重物：父亲爱吃的食物，尤其是维系生命的几十瓶营养液。我扛着它们，坐公交车到乡政府，再取出提前寄存于此的老背篓，沿着崎岖的山路，把这沉甸甸的希望背回家。

记得有一次，刚进家门，我便急急递上一块刚背回来的西瓜。父亲已无力说话，只用手示意让我先吃。给他续上吊瓶后，我打来一盆热水给父亲洗脚，父亲很费力地抬手摸了摸我的头。那一刻，我心如刀绞，泣不成声。3天后，死神无情地带走了我那辛苦了一辈子的父亲。

几十年光阴流转，每当忆起父亲，那个老背篓便清晰地浮现眼前。它像一只穿越时空的梭子，带着一根长长的线：一头系着父亲宽阔而汗湿的脊背，一头系着我沉重而蹒跚的脚步；一头连着大山深处的绝望与求索，一头连着归途上的夕阳与残月。这个老背篓，承载了泥土的厚重，也编织了生命的韧性；它烙印着山路的坎坷，更铭刻着血脉深处那份无言却坚实的爱。山路弯弯，背篓沉沉，情意长长——这便是镌刻在我生命年轮里，永不磨灭的刻痕。



冬日的温暖

耿艳菊

巷子里，每年到最后才会变黄的柳树叶也经不住时光的催促，飘落在地。人间大地终于入冬了。

“冬者，终也，万物皆收藏也。”人冬于我来说，就像一句温柔的提醒。我知道，母亲这几天肯定会打来电话，叮嘱我冬天了，要穿上厚毛裤、羽绒服，上班走在路上记得戴上围巾。自从我十几岁去外地读书，后来又在外地上班生活，每年这会儿，母亲都会准时打来电话细细叮嘱一番。这么多年，几乎是同样的话。青春年少时，母亲刚说两句，我便会打断她，不耐烦地说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她也不生气，还是继续温和地叮嘱我穿厚点，我总是会找各种借口，匆忙挂断电话。

而今，经历岁月和生活的洗礼，我已经懂得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能被母亲温柔地牵挂着的孩子是多么幸福。不管多大岁数，有母亲牵挂着自己，生活就是温暖可爱的。而这种幸福却常常被我们忽略，我是直到有了孩子，才慢慢懂得这尘世上的父母之心。

昨天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母亲的电话如约而至。现在，我不仅会耐心听她多年不变的温暖叮嘱，也会温柔地回应她，天冷了要多穿些，会问问她的近况，陪她聊聊生活琐事。不知不觉，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。而母亲反而担心我太忙，催着我挂电话。

这回，我和母亲聊起了一件冬日的往事。是因为前段时光看汪曾祺先生的散文《冬天》，里面写到冬天在床上铺稻草的事：“稻草装在一个布套里，粗布的，和床一般大。铺了稻草，喧腾腾的，暖和，而且有稻草的香味，使人有幸福感。”我小时候，也有这样的经历。这样喧腾腾的幸福感，我也曾拥有过，读到时，分外觉得亲切。

我们那时铺的不是稻草，而是豆秸或麦秸，铺麦秸的时候多些。犹记得还没入冬，母亲就开始准备。只要阳光好的天气，她就把豆秸或麦秸摊开在竹床上晒着。一遍遍晒，一遍遍收，从不觉得麻烦，母亲想让它们多储存点阳光，温暖我们的整个冬天。

母亲把散发着淡淡麦香和阳光暖意的麦秸均匀地铺在床上，又在麦秸上铺上新缝好的厚厚的棉花褥子，再加上两床暄软的被子，我们就可以暖暖和和度过漫漫长冬。

忆起旧事，母亲笑着感叹，你还记得呀？那时你很小呢，从前家里条件不好，没少让你们受委屈。

我对母亲说，这可不是委屈，是有妈妈疼爱的很温暖的经历。

经母亲的手，那散发着麦香、豆香、棉花香、阳光香的温暖的冬日时光不仅让我们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，还悄无声息地温暖着我们后来的人生。那些冬日的温暖和芳香不会陈旧，不会老去，而是久久地萦绕在我们身边。

图片来源于百度网



王斌礼 作